



# 感恩的漣漪

## Ripple Effect of Gratefulness to Nurses

■ 文 / 吳坤佑 花蓮慈濟醫院骨科主治醫師

其實心裡總是交錯著愧疚和感恩，自從我從年輕的時候到穿上白袍，對著一群白衣天使，這種感恩的情懷就在心裡如漣漪般擴散。

在當學生的時候，曾經有一次，因為到山裡面參加活動，對漆樹過敏，造成整個頸部腫大，緊急被送到山區的一家醫院治療。第一次生病，第一次住院，那時不能站立，吃喝拉撒都無法自理，而且親人都還沒趕來身邊的時候，完全依靠這些白衣天使的照顧；他們非常的貼心、非常的親近，幫病人照顧自己突然沒辦法自主處理的身體，而且還撫慰了病人——我的驚恐、無助。

那次的過敏導致全身蕁麻疹事件，讓自己整張臉變成像發紅腫脹的豬頭臉，而身體一向硬朗的我，忽然間變成無法想像的虛弱，竟然沒辦法下床、甚至做清理的工作。我記得那年應該是22歲。從那一年開始，對被稱為白衣天使的護士小姐，心裡總是泛著一絲絲的愧疚和感恩；愧疚於自己的虛弱，感恩於他們的照顧與膚慰。這是我第一次對白衣天使的感恩。

之後，感恩的心情在我從事醫療工作的生涯裡面不斷持續的增大增強……

在三更半夜裡的急診室，總是吵吵鬧鬧混雜著各種聲音，在這裡工作的白衣天使，這些曾經是那麼充滿生氣，單純、剛進入社會的護理同仁，必須堅強的面對病患，傷口是那麼髒，味道是那麼難以接受，他們卻一一的清理著。偶爾在旁邊站著的醫生，簡短命令式下的動作，不管是他們那一個人，不管是做那一件事，總是馬上去執行，這些白衣大士永遠伸出雙手照顧著病患，這是在急診室讓我最感動的地方。

不是每一個白衣天使都是一開始就那麼的有經驗，他們是從小白衣天使、小白衣大士，慢慢變成能幹的白衣菩薩，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，他們也是像一根蠟燭點燃一樣，慢慢的在燃燒自己的青春歲月，而這其中大多數是女性。她們纖細的小手，不斷在膚慰病患的苦痛，弱小的身軀，推著比她們重幾倍的病床，在開刀房裡，抬著一二十公斤的器械，陪著外科醫



師開整天整夜的刀，總是不斷的加班。看在眼裡，我心裡又泛起一絲絲的疼惜與感恩。

尤其在慈濟醫院，在骨科病房裡，總是有許多傷患因為車禍必須截肢，因為車禍「骨、肉」離散，必須不斷的換藥來治療病患的開放性傷口，有時候是血塊，有時候是不斷滲出的體液……。看到一群白衣天使就這樣不斷重複著換藥、清洗傷口的動作，疼惜與感恩的感覺又這麼一絲絲、一絲絲的湧出。

天快要亮了，這些白衣天使徹夜不眠照顧了整個大樓的病患，她們也是某家父母的親生骨肉，曾經在爸爸媽媽懷抱裡最疼愛最美麗的小女生，隨著在這個社會的成長過程中，這群白衣菩薩不斷的、默默的

奉獻她們的心靈的愛，付出每天的體力直到最後。

我絕對必須以很感恩的心情，來傾訴對她們的感覺，在醫院裡生死的邊境——加護病房裡，二十四小時不停歇，她們不斷的看著病患的心電圖、監視器，不斷的注意著病患的呼吸，不斷的注意病患所排出的尿量，不斷的幫病患將阻礙在口中的噴沫吸出，用她們纖細的小手，在每隔二個小時裡，用她們小小的身體，有時候二位、有時候三位，為沒辦法自理的病患翻身，病患或許正閉著眼睛，偌大的病患身體，就像被兩隻小螞蟻合作一樣的翻過來。這些畫面，也許在電視上都沒有演過，也許病患都不會知道，在每天的夜裡，他們不斷的做





石明煌副院長(中)與吳坤佶醫師於護士節前夕分送禮物，表達對護士們平日辛勤付出的小小心意。

著、重覆著，每個小時，為所有病患，不只在這家醫院，在很多醫院，在全世界的各個醫院，他們不斷的在移動著，白衣天使，白衣菩薩，不斷的在為我們整個世界、整個人類堅守他們的崗位，執行他們的救人工作。

每每看到這些身材這麼嬌小，曾經是父母懷中最愛的女兒，襁褓中最美麗的小嬰兒，她們在貢獻她們的青春，給病患看護和膚慰，也許面對的是一個身心障礙、身材碩壯的男人，她們心裡或許恐懼，怕被欺負，可是又必須面對著病患，不管他是什麼複雜的社會背景，不管是來處理多麼私密的身體部位。我

羨慕著她們總是那麼的堅強，去應付這種內心裡最難堪的事情，她們可真是纖細的女生。

從病房遙遠的那一頭慢慢的晃過來一盞溫柔的黃色小燈，這盞小燈不斷的移動著，這盞小燈是托在一顆善良慈悲的心上，來回在病患的床鋪之間，在冷冷的寒夜裡。慢慢地走進眼前，是一位執夜班的白衣大士在——巡視病患睡的是否安穩。這樣的形象一直存留在我的腦海裡——在病患最危急的時候，永遠都有一盞溫暖的黃色小燈在旁邊守候——這就是我心中永遠難以磨滅的形象，永遠的白衣大士。 ❀